

論館藏汲古閣本《史記》的刊刻時間

特藏組 謝鶯興

東海大學圖書館藏「汲古閣刊」南朝宋裴駟集解本《史記》一種，計130卷12冊，舊題為「清順治十三年常熟毛氏汲古閣刊本」³。扉葉依序題「毛氏據古□□□」、「汲古閣藏板」，鈐「毛氏正本」與「汲古閣」方型硃印。各卷之卷首與卷尾刻有「琴川毛鳳苞氏審定宋本」等字，於「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篇總一百三十卷」之下半葉題「皇明崇禎十有四年歲在昭陽大荒駱陬月上日琴川毛氏開雕」等字。據此知書仍汲古閣於明崇禎14年(1641)據宋本開雕。

是書附順治13年(1656)毛晉撰〈重鑄十三經十七史緣起〉，清順治14年(1657)錢謙益撰〈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〉，及清順治14年(1657)侯于唐撰〈重刻十七史序〉等序文。據諸序所載，知書仍毛晉所刻的「十七史」之一。毛晉於〈重鑄十三經十七史緣起〉云：

崇禎辛巳(14年，1641)開雕司馬遷《史記》一百三十卷，裴駟集解。

順治甲午(11年，1654)補緝脫簡〈周本紀〉一卷，〈禮〉、〈樂〉、〈律〉、〈曆書〉四卷，〈儒林列傳〉五、六、七葉。

說明開雕於「崇禎十四年」，與前所載相同。其間因歷經戰亂與水火、魚鼠之災，使書板「十傷二三」，故有「收其放失補其遺亡」之舉。毛氏之說，近人凡論及汲古刻書，如周彥文《毛晉汲古閣刻書考》⁴、孟慶蘭〈略論藏書家毛晉〉⁵、吳挀青〈明毛晉汲古閣之刻書〉⁶，皆遵之無疑，僅提及曾於順治11年「補緝脫簡」部份，亦據毛氏所言，卻未見就是書修補的情形及目前各公藏單位典藏之「汲古閣本史記」的刊刻時間，加以探討者。

是書另附清張能麟撰〈十七史序〉、毛晉撰〈編年重鑄經史目錄〉。除扉葉與各卷之首尾鈐有「琴川毛鳳苞氏審定宋本」墨印外，各卷首尾兩葉之板心亦題「汲古閣」、「毛氏正本」等字。就此觀之，確為「汲古閣」刊刻之書，當無疑慮。然《汲古閣刻板存亡考》曾載：

³ 是書的板式行款請參見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》新一期，第6頁。民國90年10月15日。

⁴ 見第2章第1節〈正史類〉頁14，民國69年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。

⁵ 《內蒙古民族師院學報哲社版》1995年第1期總第61期。

⁶ 見第2章〈二刻書〉頁31，《大陸雜誌》第97卷第1期，民國87年7月。

十七史，板現存蘇州掃葉山房。⁷

若掃葉山房據該板(指十七史的書板)重刷，則仍屬同板，惟因刷印時間與紙張不同，僅需注明「○○朝○○年蘇州掃葉山房據汲古閣板十七史重印」⁸。然同書又記：

近吳郡亦有翻板。⁹

既為「翻板」，則非原板了。因此東海館藏之書，究係原板或「翻板」？參考張能麟〈十七史序〉所說：

虞山毛生好古博學，家有遺書《十三經注疏》、《通鑑》、《子史》之類，窮年讎校，皆授棗梨。復刊《十七史》成，問序於予。

「復刊《十七史》成問序於予」句，似足以說明毛晉於《十七史》刊竣之際，隨即請序於張氏。然張氏是〈序〉於評論歷代史書之優劣後，又云：

今天子銳志稽古，方命儒臣纂修《明史》，珥筆諸臣，極一時通博之選，盛世鴻文，連鑣班、馬，不知毛生能贊一辭否也。

「方命儒臣纂修《明史》」說，證實「問序於予」時，清廷亦正進行纂修《明史》。然張氏〈十七史序〉，未署年代，序文載其撰序時，正「視學江南」，且「兢兢以起衰扶正為己任，常疏請頒治平之書，首重經史，旁及性理諸書」。

按，張能麟，字玉甲，號西山，順治4年進士¹⁰，於順治18年分巡建南道¹¹，嘗建高壘書院，以「時課課士」，然「顧所業各未要歸」，而「出江南督學時手訂《大學衍義》、《孝經衍義》、《儒宗理要》等書示士子理學天人之旨」¹²。知其任江南學政一職，是在順治18年之前。亦即撰〈十七史序〉

⁷ 清悔道人輯，清顧湘參校，收於《叢書集成續編》第5冊，新文豐出版公司據清鄭德懋輯小石山房叢書景印。

⁸ 按此種情形與館藏「天文本」《論語》的書板刻於「日本天文年間(明嘉靖11年至33年間, 1532至1554)」，但大正5年(1916)大阪圖書館據是板重刷一千份，但著錄為「日本天文間刊大正五年重刷本」的道理相同的。

⁹ 同註5。

¹⁰ 清徐世昌《大清畿輔先哲傳》卷13〈師儒傳四〉載，張能麟字玉甲，號西出，大興，系出橫渠。順治四年進士，授仁和知縣。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未遇。《清代傳記叢刊》本，臺灣明文書局。

¹¹ 清張晉生等編纂《四川通志》卷7葉二下載：張能麟「順治十八年由進士分巡建南道，駐劄嘉定州。」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¹² 同上，卷47葉卅八〈劉如漢嘉州高壘書院記〉載：「公辛丑(順治18年)出守南

一文，最遲當在順治 18 年之前，順治 13 年之後。但是，有清一代纂修《明史》，曾前後幾次開館，第一次在於順治 2 年 5 月，任命馮銓、洪承疇等人主持修《明史》；直到 12 年 2 月，朱之錫尚請責令學臣購進遺書，以為修史參考之資；然終因各省采訪不力，館臣無可藉手，史事無形停擱。第二次在康熙 4 年，再次下詔重修明史，因故作罷。第三次則在康熙 18 年，再度開館，命徐元文為監修，並採開設博學鴻詞科方式蒐羅在野知名人士參預編修之事，此時萬斯同亦以布衣加入行列。¹³

就上所述觀之，張能麟的「今天子銳志稽古方命儒臣纂修《明史》」的「天子」，到底是順治？還是康熙？依「汲古閣本」諸序所載，當指順治朝；審其文意，似已展開編修之工作。由於毛晉卒於順治 16 年¹⁴，張能麟於順治 18 年分巡建南道，康熙 2 年至 5 年間仍任職其間。張氏撰〈十七史序〉的時間，僅能在順治 13 至 16 年間，但與清朝開館修《明史》一事，顯然不符，尚待更多資料來印證與訂補。

因而本書是否即為「崇禎辛巳(14 年)開雕，順治甲午(11 年)補緝」，於順治丙申(13 年)丙申(7 月)丙申日丙申時刊竣的書板呢？若依書前所附之錢謙益、侯于唐、毛晉等序觀之，書刻於順治 13 年，序撰於順治 14 年，仍可成立。東海館藏與國家圖書館藏之「汲古閣本《史記》」，無論就收錄的序跋、板式行款的著錄，及書影的比對，幾乎完全一致，然缺扉葉及「毛氏正本」與「汲古閣」方型硃印。在無其它證據足以推翻其非「汲古閣本」之前，姑仍據舊錄「順治十三年刊本」所載，並列其疑處俟考。然館藏之著錄應改為「明崇禎十四年常熟毛氏汲古閣刊刻，清順治十一年至十三年間修補本」。

士，……顧所業各未得要歸，公乃出江南督學時手訂《大學衍義》、《孝經衍義》、《儒宗理要》等書示士子理學天人之旨，又自下購經史古書八百卷，貯之尊經閣。……是以癸卯(康熙 2 年)、丙午(康熙 5 年)雖登賢書者數人，公未嘗以此為宮牆多。蓋所望者得孔顏之樂，繼道統之傳，不為區區尺幅自見也。」

¹³ 參黃雲眉〈明史編纂考略〉引《東華錄》及《清史列傳》所載而有此說法，收於包遵彭主編《明史論叢》之《明史編纂考》頁 9--12。臺灣學生書局，民國 57 年 1 月初版。

¹⁴ 參悔道人〈汲古閣主人小傳〉，收《汲古閣校刻書目》一卷，《叢書集成續編》本。